

•经纬行吟•

乌衣老街浮桥古渡

□郑远星

浮桥古渡位于乌衣老街中段,跨越清流河,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它是连接来安、滁州和江浦的重要通道。

朝阳在浮桥下清澈的水面撒下金币,夜月在幽暗的水面撒下银币。夜月如眼,目睹过无数个冬日从古渡流去,目睹过无数个春日流来,目睹过乌衣老街百姓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一幕幕;夜月如耳,仿佛听到过当年一艘艘渡船的欸乃声,看到过老街两岸商贾云集嘈杂热闹的场景。翩跹的白鹭自浮桥古渡上空飞过,从春飞到夏飞到秋,在季节的转换中,古渡两岸枯黄的柳丝在朔风中瑟瑟飘摇,肃穆的古渡在纷飞的雪絮中沉思不语。

乌衣老街浮桥古渡,是连接老街北南两岸的交通要道,它见证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沧桑,见证了清流河的涨落,见证了两岸的繁华与变迁。据《乌衣浮桥街道文楼碑文》记载,清朝康熙三十四年,当地道士朱朴仙在目睹渡船倾覆、行人溺亡的惨状后,发起募捐修建浮桥,他求助江南司农曹寅等官员筹集资金,建成由三条驳船与十多块跳板连接的浮桥。当商船来往时,渡口桥工及时拿掉桥板,撑开驳船让商船通过。船走后再收拢桥板,让行人和车辆通过。此后浮桥屡坏屡修,开始是铁索排木,后来是绳索跳板,材质几经变更。早年乌衣街主要在清流河南岸,街巷不长,赶集的人们只有靠浮桥通行。

浮桥上回响着无数人的脚步声,农夫、商贩、渔民、官兵、匪盗,包括一个个历史名人来来去去。乌衣老街地杰人灵,范家巷走出的明代文人范常,是范仲淹的后裔,他学识渊博,曾将《孝

顺诗》刻板印刷传播孝道文化。清代道光年间,又走出一位儒学大家王煜,进士出身、官至国子监祭酒的他,像陶渊明一样不眷恋官场,回故乡乌衣镇著书立说。晚清淮军名将吕本元智勇双全,屡立战功,其故居位于浮桥口对面。近代学者巴金天在儒学和禅学上造诣深厚。陈学俊则是走向世界的科学家,是我国热能动力工程学的开拓者。英年早逝的吕彦直是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者……

1980年代,乌衣老街两岸兴旺,一片繁荣,浮桥上熙熙攘攘,人声嘈杂。乌衣河北圩区是水稻、油菜的丰产区,稻谷、油菜籽、豆类和家禽等需要到老街交易,人们肩挑手提过浮桥赶集上市。老街两旁店铺林立,各种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卖菜、卖鱼虾、卖肉、卖豆腐、卖包子馒头……应有尽有,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混杂在一起,修理铺里录音机一时传来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一时传来《霍元甲》铿锵有力的旋律,回荡在浮桥古渡的上空……

2014年春,笔者去乌衣老街采风,遇到一位曾来往于浮桥古渡的渔夫,六十多岁,瘦高个,脸色浅黑,眼中有神。他回忆往事说:我有两个姐姐,从小就随父母在船上生活,河里的鱼虾滋养着我们,河里有鲫鱼、鲤鱼和银鱼等。浮桥边的渡口,是我们渔户休闲的地方,各家渔船停靠在岸边,围坐闲聊,谈收获,开玩笑,讲各种琐事……古渡对我们渔民十分重要,每年春夏间涨洪水,浮桥会被拆除,渡船成了连接两岸的交通工具。

河里鱼虾洄游,是捕捞的好时机,我们最忙碌,各家渔船穿梭在汹涌的波涛中。洪水退去后,浮桥重新搭建起来,渔户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他说清流河被污染后,一家人不能再在河上讨生活。他上岸和老婆开杂货店做小生意,父母年纪大了在家带孙子孙女。他还介绍说,因为浮桥上拥挤不堪,政府集资在老街东头修建乌衣大桥。1998年8月,乌衣大桥建成后浮桥被拆除,渡口仍为船舶停靠口岸……

2017年4月,笔者和前来参观的同事们来到乌衣老街,一路观看,河北55号浮桥遗址前,有作为景观的三条驳船。乌衣浮桥虽已不在,但它在老街河北留下的双碑,详细记载了修桥经过。2017年6月29日,浮桥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浮桥古渡虽已不在,但它见证了乌衣老街的繁华与沧桑,也见证了老街百姓的坚韧与智慧。它是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馈赠。

2018年8月台风过境,乌衣遭遇特大暴雨,浮桥古渡遗址被洪水淹没……千年古镇历史上多次遭遇洪灾,为解决乌衣老街长年受淹问题,保障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省市政府于2022年11月启动清流河乌衣老街段治理工程。

综合治理的大旗迎风飘扬,治理后的清流河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春风拂柳,清流河两岸散发着油菜花和泥土的芬芳;一轮圆月踩着虹桥走向老街的夜空,照亮梦幻般的浮桥古渡。

•桑梓留痕•

秋天的美味

□昌华

秋日的阳光,温柔而醇厚,透过阳台的玻璃窗,洒在一串串红彤彤的柿子上,喜庆又温馨。那是我亲手挂起的柿子,它们像一群可爱的小精灵,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阳台的那一隅,此刻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角落。竹编的篮子里,柿子挨挨挤挤,圆润饱满的身躯散发着成熟的气息。有的还带着一抹淡淡的青涩,仿佛在诉说着曾经在枝头摇曳的美好时光。窗棂上,棉线挂起的去了皮的柿子像士兵一样整齐排列,一串串透着光,令人垂涎欲滴。

伴着柿子的淡香,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向远方的姬川村。那坐落在山巅上的柿乡,家家屋前晒柿子,户户窗前做柿饼,那蔚为壮观的场景,一次次萦绕梦里。于是从友人处要了些柿子,学着做起柿饼。刚刚从柿子树上摘下的果子,用水果刀将它们的果皮削去,再放入煮开的水中烫一下,和孩子一起用长长的棉线拴在每个柿子的蒂把上,再一串串挂在阳台的窗棂上。等着自然风干的过程,每天都会多看几眼,也会用手轻轻捏一捏,一想到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品尝到亲手制作的香甜可口的柿饼时,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儿时,奶奶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满树熟透的柿子像一盏盏小灯笼,照红了整个院子,也招来了“窃贼”。那贼溜溜的灰喜鹊像扯不掉的膏药,总钻我“站岗”的空隙,飞来“行窃”。这时,爷爷会抓紧把熟透的柿子摘下来,分给我们这些孩子。那甜甜的味道,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柿红时节 方华摄

•生活札记•

退休生活

□李春燕

晚饭后散步已是每天的必修课。今天晚饭吃得早,准备改常規线路,去市中心溜达。

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新城住了7年,宽阔的马路、怡人的环境,充满了生机。现在搬回了老城区,熟悉的店铺、喧嚣的人气,充满了烟火。老城、新城各有千秋,没有可比性,只有适配度,如同在职和退休,在职时期退休的闲适,退休后又怀念在职的充实。虽然在职时常会因节奏的加快而心力交瘁,但工作任务完成后轻松又是无可比拟的,那是自我价值实现后的满足,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肯定。那些点点滴滴,汇聚起人生中美好的时光,在记忆的长河里存储、闪烁。

街头转角,无意间看到一家网上很火的餐饮店,座无虚席,爱

人说:“改天尝尝?”我答:“好,改天尝尝。”说完我俩相视一笑,因为我们深知“改天”的意思。退休后,我的生活习惯有了改变。衣服以棉麻宽松为主,一条蓝花粗布长裙已是我的最爱。吃食尽量减少调味品,更注重原材料的慢炖熬煮。喜欢宅在家里,听着音乐,种菜拔草,脚踏实地,与自己对话,享受内心的安宁。

漫步在梧桐大道,斑驳的灯光闪烁,两旁的树干笔直,枝条却弯弯曲曲地伸向天空,像是要抓住些什么,又终于松了手。横穿马路,对面是美食街巷。巷口人头攒动,食物的香气与售卖声搅在一处。一个青年问炸鸡还要多久,一对情侣等在桂花冰酒酿摊边。我想,这便是生活了——无论是滚烫的、冰凉的、油腻的、清爽的,都是美好的、难忘的。

小巷悠长,继续前行,喧嚣忽然远了。几家很文艺的小店悄悄地开着。金银花斜披墙头,满院的花草伴上灯光,宛若仙境。长条桌下蜷着一只花斑猫,即便一个小男孩蹲下“咪咪咪”地叫着,它都那般高冷,不肯抬眼皮。忽然觉得,退休生活或许也该如此,删去那些不必要的面对,只留下几件真心喜爱的事。譬如阅读,譬如写些文字,譬如在这样的傍晚,漫无目的地走进一家小店,与一只猫对视片刻。

退休的日子,或许就像这梧桐大道,一头连着喧嚣的闹市,一头通向静谧的小店。而我可以慢慢走,不必再赶着打卡,也不必计较时间。若遇上一只高冷的猫,不管它是否听懂,也可以停下来与它诉说……

•诗韵潮声•

勿忘我

□蒋林

世上的花,千万朵,
我是最普通的一朵。
天上的星,亮晶晶,
你不会看见暗淡的我。

黎明之前我绽放,
只为引来朝霞红似火。
但等大地百花开,
百花园里我愿退隐在角落。

从高山到海洋,一路鲜花一路歌;
从眼睛到心灵,我的名字叫勿忘我。

你有你的鲜艳和硕果,
我有我的奉献和衬托。
阳光明媚你的笑脸,
那也是我深深的祝福。

每当春风亲吻我,
春风从没忘记我的传说;
每当彩虹挂天上,
彩虹之上有我一抹浅浅的蓝色。

从高山到海洋,一路鲜花一路歌;
从眼睛到心灵,我的名字叫勿忘我。

我是一颗朴素的种子,播撒在我的祖国。
我有一个美丽的花语,温暖着你的心窝。

落叶之思

□梅春

童年的书签

在旧书的深处
一片枫叶静静沉睡
那是童年秋天的使者
无意间被岁月收存

它身形扁平,颜色消退
不再有往昔的鲜翠
可指尖轻触的刹那
阳光的温度悄然回归

忆起那个慵懒的午后
树林里满是欢声笑语
我们追逐着秋风
将斑斓的梦想寻觅

小伙伴的脸庞红扑扑
似熟透的苹果挂在枝头
那清脆的笑声
如银铃在时光里摇弋

这片褪色的枫叶啊
是童年珍贵的书签一枚
每一道脉络
都藏着永不落幕的明媚
它唤醒沉睡的过往
让纯真的岁月再次依偎

另一面的世界

当一片落叶飘落在脚边
我轻轻将它翻转
背面那苍白的领地
脉络如纤细的河流蜿蜒

透过斑驳的阳光
它们像古老的地图蔓延
纵横交错间,藏着神秘航线
通往未被涉足的梦幻地点

这复杂的脉络,是迷宫
每一条都指向未知的深渊
我仿佛迷失其中,却又似找到答案
在这方寸之间,窥见命运的曲线

它更像我们体内隐秘的血管
流淌着生命温热的期盼
每一次跳动,都是与世界的交谈
在这一面,秩序与美感悄然浮现

翻转叶子,如同打开世界的暗门
在平凡里看见不凡
那另一面的风景,宁静又灿烂
是岁月藏在角落的浪漫

清流
文学